春秋左傳要義

二三

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惟御者時車不下耳

四 遇復卦不變為國蹶王傷之占

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為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凴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今以杜言離為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邶柏

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

五　欒書將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

國有至尊之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為御也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為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六　遺人以弓謂之問

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紘多以琴問子夏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七

韎韋之跗注若袴而屬於跗

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草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為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為衣裳則衣

周禮太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撎

十 諜軍中反間晉時謂之細作人

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兵書有反間之法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告已軍今謂之細作人也此郤令諜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繞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

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

十一 軍吏各建旌旗

周禮中秋教治兵辦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為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十二 傳言子反醉與呂氏春秋異

注穀陽子反內豎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

以為内竪也案吕氏春秋云荆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竪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却酒也竪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竪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

馬子反以為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説既殊其文亦異

十三　簒弒之君既列於會則不復討

諸侯廢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簒弒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為君臣人不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為戚之會主為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

强鄰既得與會即為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國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

十四 諸侯歸國名不名皆從告

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

人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

十五 國語稱郤至語與此異故或疑國語非丘明作周語稱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荅召桓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其或有與

傳不同故也騶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郤至
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

十六 郤至稱伐越次欲求晉政

周語曰郤至自稱已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
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
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軍之佐
以為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為政今欒伯自下軍往
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為政

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
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為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
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十九 聲伯夢食瓊瑰為含象

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靖韻集云玫瑰火
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為含象也詩
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
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

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樹矣

二十二 殺三郤殺胥童並為國詩

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為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為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

二十三 晉侯爵葬車七乘今厲公以一乘

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
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二十七 晉用四卿其父祖皆有勞

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
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
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
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
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

也果敢無忌慎靖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修之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職掌教誨故使訓卿之子弟今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今言使為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二十九　用孤卿御右四人皆公知其能

晉語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為大傅孤也士蔿為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修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三十 晉作三行無多年中行右行皆為事

同也

三十二 校人主養馬此校正乃助訓御

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十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馬乃云訓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御

三十三 車右訓勇士共時使

所訓勇力之士皆謂為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

祁奚為中軍尉至藉偃為司馬七也程鄭為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下七條各云使為某事而卿下不云使者以卿總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為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藉偃雖是數官總為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三十七

大國三卿晉有四軍八卿

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為三軍之將佐皆是

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

三十八 鄭玄何休各言五霸霸無定限

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霸耳但霸是強國為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強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為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

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强故云復霸

三十九 曰入曰復歸曰歸曰復入例

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為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

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楚公子比去晉而不返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皆明證

四十 塞夷庚謂斷吳晉要道

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

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雹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二　彭城非宋地書圍宋彭城

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

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戍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已有故不繫晉也

六 牛云匹猶風云潤酒云食馬云造

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

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
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七

櫬棺水兕革棺杝梓之制

四年注云櫬親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為名焉禮
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官一杝棺一梓棺二
鄭玄云杝椵也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
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椑以椵為之次
屬與大棺乃以梓為之

八

頌琴猶言雅琴

頌琴者詩為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名猶知言雅琴也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

九

齊遣宗婦越疆送魯葬非禮

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

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為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十二 未葬未免喪故云官命未改

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修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十六戮有徇非徒殺之扶以徇亦稱戮

魏絳戮其僕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

姒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禮公子為其母練冠縓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為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是知妾母成尊是為正法

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蓋文王大明綿以文王為首幷取其次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為首亦幷取其次二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為夏知是其次二夏幷肆夏為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為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

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别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聦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删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為韶夏納夏凡為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别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

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繁即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憑準先儒以樊遏二字共為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為思文分字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為句何為不可

二十二 牧伯命數雖異皆云侯

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

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二十三 歌詩燕享及升笙間合之節

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惟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為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之享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

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
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
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
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巳臣為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
歌鹿鳴是其定差也燕禮升歌訖乃為笙歌三篇堂下
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為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
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

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末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為歌鹿鳴穆叔以已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

四方之賔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惟君迎爲異餘悉與
已臣同也

二十五　詢度諏謀并咨爲五善又云六德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爲周魯語文
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
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
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魯語言此四事惟咨親爲詢與此
文同其餘咨材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三者與此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襄公四年下

一君夫人生已有櫬定姒賤素無器備

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為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

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曰君即位而為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為是素無器備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為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

二季孫使畧木為櫬匠慶畧之蒲圃

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樹菜蔬為圃治禾黍為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

也櫝是為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為櫬也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櫝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寇謂之禦即禦也故訓為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為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

不反哭則不得書葬今定以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
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

三 齊宋請邾滕為附庸今魯請鄫

附庸附大國耳鄫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
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
滕邾滕猶附人況鄫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
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
謀益國內共為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之

四 據此太康少康尚有百載與史記少異

夏本紀禹生啟啟生太康是禹孫也為羿所距書序云太康失邦是為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據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為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益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修

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益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疎也

五

殺夷羿滅寒浞立少康

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寒

晉語稱文王訪於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太史

七 百官箴王闕如揚雄崔駰等皆倣為之

闕謂過失也太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為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為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倣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

處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麞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十 猶今俗語云委頓

注頓壞也正義曰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十一 魯人避陳子游父諱改藩為番音皮

注番縣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避諱遂改皮音而為番字因而不改見白褒魯國記

十二　杜取鄭衆麻髮相半釋髽不從玄

髽之刑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髙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宫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髙扈扈謂大廣若布髙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

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哀共文而謂之髽哀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惟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

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

十三 會吳于善道柤鐘離公羊為外吳

五年注魯衛至地闕 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合諸侯使魯衛先

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鄫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别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於柤成十五年會吳於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為外吳言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

十四 楚人討陳叛故由令尹子辛貪欲

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慍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

序端者亦西鄉也

十七杞桓公與成公同盟故赴以名

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葢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十八華與樂相優謂為調戲

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于魚里是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遂

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

十九 向戌蓋華臣子罕善樂轡忍怨求安

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戌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怨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

二十一季武子代父為卿見大國

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為正卿往見於大國也

二十一傳堞為堙謂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匝其城為土山也

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為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為報已

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二十七　穆子釋靖共正直之義

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為德也正直已心是為正也能以已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

寶慶間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之謗詔降三官靖州居住時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學乃著九經要義訂定精密俱先儒所未論及者惜宋末權奸擾亂以禮樂經術為緩事鏤帙不全後世無原本可傳雖有好古勤學之士搆之名山石室即殘編斷簡手錄珍藏如白璧夜光不輕示人今甘泉先生有了翁所著春秋要義三十一卷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示予捧讀三日方畢卷因識數言於後時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

山樵彭年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